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夜深时分

[俄] 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 著 沈念驹 / 译

Lyudmila Petrushevskaya

The Time: Night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夜深时分

[俄] 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 著 沈念驹 / 译

Lyudmila Petrushevskaya

The Time: Night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深时分 / [俄罗斯]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Petrushevskaya, L.) 著;
沈念驹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8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3797-3

I. ①夜… II. ①彼… 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
—现代 IV. ①I 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1188 号

原书名: The Time: Night

作者: Ludmilla Petrushevskaya

Copyright © 1991, Ludmilla Petrushevskay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oumen & Smirnova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2-32 号

夜深时分

作 者: [俄] 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译 者: 沈念驹

责任编辑: 曹 洁 颜颖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100 千字

印张: 5.25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3797-3

定价: 24.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繁荣后面的另一种生活（译序）

柳德米拉·斯捷凡诺夫娜·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当代俄罗斯女作家，1938年5月26日生于莫斯科，1961年自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一度担任电视台的编辑，后来成为剧作家和小说作家。她是当代俄罗斯文坛上走红的一位作家，得过诸如国家奖、国际普希金奖、“凯旋”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奖、世界幻想文学奖等多个奖项。然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却是中国读者比较陌生的一位俄罗斯作家。她写作短篇小说，开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最初的短篇小说《克拉里萨的故事》和《讲故事的女人》发表在1972年的《阿芙洛尔》杂志上。与此同时，她开始了剧本的创作，如《音乐课》（1973年）、独幕剧《爱情》（1974年）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试图从不同于传统的角度，以另一种方式去描写生活。由于不能迎合当时执政主流的意识形态，去描写“莺歌燕舞”的表面繁荣，而是真实地表现表面繁荣后面的另一种生活，刻画另一种生存状态下的人际关系，被认为作品的色调过于晦暗。她

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开始遭遇封杀，以致在当时苏联的文坛上一度沉寂。无怪乎在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重新开始介绍苏联文学的许多资料与专著中，这位作家似乎名不见经传，直至1998年译林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才载有对她的简单介绍，一般的中国读者对她感到陌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她的八个剧本在首都舞台的首演（八十年代初）和小说集《不朽的爱情》（1988年）的出版，使作者赢得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广泛认可。她创作了五十多部作品，其中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歌、剧本、童话、随笔，以及带有神秘色彩的短篇小说。

读者现在所阅读的这部名为长篇小说，其实篇幅只及较长中篇的作品，发表于1992年，刚好是苏联解体以后。虽然作者没有指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但是从内容不难看出，她讲述的就是苏联时期的生活。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作者假借一个名叫安娜·安德里阿诺夫娜的女人之口，以自叙的方式（《桌边记事》）描绘了处于苏联社会底层，一个几乎赤贫的家庭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生存状态下的人际关系。小说中的“我”，即女主人公安娜·安德里阿诺夫娜师范学院毕业后在报社当见习记者，与同事中的一个有妇之夫发生婚外情，因而被报社除名。那个男人与发妻离婚后和她结婚，生下儿子安德烈、女儿阿廖娜，后来再度移情别恋，导致家庭破裂。安娜没有固定的工作，靠极为菲薄的养老金，以及偶尔写作所得的极低稿酬和

零星打工的可怜收入，再加上自己母亲的养老金，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独自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儿子安德烈因与人斗殴而被判刑，出狱后既无工作，又继续与原先的那班狐朋狗友鬼混，诈骗，酗酒，不断榨取母亲。女儿阿廖娜与大学同学萨沙偷尝禁果，生下儿子季马，无奈之下结婚，后又与丈夫离异，被有妻室的科研所副所长勾引成奸，生下女儿卡佳，后来又不知和什么人苟合，生下第三个孩子尼古拉。阿廖娜与丈夫在校时偶有助学金，没有其他生活来源，一家三口靠在母亲身边蹭饭度日，与丈夫离婚后更是带着儿子寄食娘家。安娜带着女儿一家连同自己得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挤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安身。由于女儿一家的入住和儿子出狱回家，小小的居室容纳不下遽增的人口，安娜只好把有病的母亲送进精神病院长住。居处的逼仄和经济的窘迫，使家庭成员之间纷争不断，矛盾重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安娜心力交瘁，偏偏又祸不单行，母亲被精神病院以装修房屋为名，推出门外，送进精神病患者孤残养老院，连原本指望补贴家用的可怜养老金也因之落空。就在几乎处于绝境的情况下，将母亲送进孤残养老院后，安娜在风雪交加、更深夜静的寒夜，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等着她的是死一般静寂的空屋，屋内的所有亲人都已不知去向，唯有同样赤贫的邻居纽拉，为了给长身体的孩子们熬汤做骨冻，每天半夜三更剁无肉的骨头发出的咚咚声，伴随着辗转无眠的她……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流传着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

我们的明天。那时候中国大陆不久前刚刚归于一统，新政权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正着手经济建设。由于西方的封锁和制裁，也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新生的红色政权除了向苏联一边倒，别无选择。于是，无论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上，苏联模式成了唯一可资借鉴的对象。不过当时的苏联确实比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中国发达得多，繁荣得多。所以我们从苏联身上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当年苏联档案的解密，人们对以列宁主义式的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和这种政权下的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这些弊端成为苏联和苏共解体的主要原因）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从中总结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过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如果撇开这样的情况不谈，那么，不可否认，在经历了苏维埃政权初期因人祸而出现的严重饥荒和经济的急剧衰退以后，通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即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依靠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主要是通过国家机器的强力），由于人民的辛勤劳动，苏联曾经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客观上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也加大了苏联与西方世界经济发展速度的距离），使苏联一度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雄踞世界的超级大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福利的增长，和在执政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文化、科技的繁荣。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苏联的经济状况

和社会福利水平确实有值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羡慕的地方，成为大家憧憬的目标。所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话，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过来的许多中国人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曾经两度访问苏联，尽管都是在东道主的安排下浮光掠影式的走马观花，所见所闻极其表面，但是得到的印象是就国家综合实力，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而言，当时的中国与它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恐怕是那个年代到过苏联的不少中国人共有的感觉。再从苏联执政当局来说，他们的自我感觉也似乎特别好，赫鲁晓夫当政以后不久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了，便是明证。

然而我们从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笔下却看到了繁荣后面的另一种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里，除了女主人公安娜和老外婆西玛有一份堪称“保障”的极其菲薄的养老金，成年的家庭成员都没有正式工作，更遑论切实的生活保障。家庭的主心骨安娜·安德里阿诺夫娜经常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而煞费苦心，甚至为谁多吃了一份饭食而与之争吵。至于从居住条件到衣着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捉襟见肘的窘态，作品里随处可见。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了扭曲的人际关系。一方面，具有母亲、外婆和女儿三重身份的安娜对亲人，无论自己的母亲西玛，还是儿子安德烈、女儿阿廖娜、外孙季马，充满了亲情爱意，关切着他们的健康饥寒和日常起居，为一家人的生计而苦苦奔波操劳；另一方面，迫于窘境，她不断地为生活琐事，甚

至一块面包而与自己的至亲计较，争执。母女之间、母子之间、兄妹之间纷争不断，甚至粗暴相向。然而有时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又依然如故：得知阿廖娜怀孕，安娜宁愿自己不吃，也要省下饭食给女儿补充营养；尽管儿子安德烈不争气，出狱后依然与狐朋狗友过往不断，酗酒，犯浑，她仍然一次次满足儿子的无理索取，甚至一旦逼债的人威胁到儿子的安全乃至生命，便不计后果，倾其所有替儿子还债消灾；安德烈入狱以后阿廖娜也曾经给他写信安慰鼓励，手足之情可掬。至于安娜对自己生病住院的母亲，更是无微不至，关爱有加，书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此矛盾的人际关系，在一个充满温馨气氛的正常家庭里是绝不会存在的。只有在那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下，在一个缺乏正常家庭氛围的破残家庭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才会在亲情爱意和彼此折磨之间维持自己的平衡。

小说塑造了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物。女主人公安娜对家庭所有成员充满责任心和爱心，同时又迫于生计而不顾自己的形象与女儿、女婿乃至儿子争吵，不惜恶语相加；她自己虽然吞下生活不检点的苦果，却容不得女儿的“淫荡”，予以严厉谴责；她处境维艰、地位卑微，不得不为讨得只有几卢布报酬的活计而在人前低三下四，但是在同样地位卑微的人面前却表现出傲气和优越感，经常以“诗人”自诩，借此掩饰内心的自卑；中国有句古话，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人有时难免会顾不了颜

面。生性高傲，受过高等教育的安娜也奈何不了环境的逼迫。例如，她在熟人家里赧颜为外孙乞食。又如，在一个冬季少管营表演以后，晚餐时悄悄把餐桌上的三大块夹肉奶油面包放进装手稿的公文包里，窃喜这将是回家后和外孙季马的一顿“盛宴”。如此令人心酸的细节，既生动地表现了这个赤贫家庭的窘状，又表现了主人公对亲人强烈的爱意，更表现了“高傲”背后的无奈。安德烈和阿廖娜，是一对在一个畸形家庭里成长的不肖儿女，对于其缺乏教养、自私薄情，甚至不知廉耻的性格，在小说里有许多生动而细腻的描写。此外，三个次要人物——安娜的丈夫，女婿萨沙和与阿廖娜私通的科研所副所长，作者虽然着笔不多，但对他们自私好色冷酷的本性揭露无遗。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有一些与传统文学经典有别的特点。作品里多处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时空颠倒混淆，现实叙事和人物心理活动(想象的情节)交错，同一章节或段落里出现不相关的情节和人物，然而这样的表现手法对于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烘托即时的情景是十分必要和生动有效的。小说正文之前作者假借第三者的口气，开宗明义地说这是一部封面署有《桌边记事》字样的书稿。于是正文里就有了表现随意而为的“桌边记事”特点的写作方法，与之遥相呼应：一些地方人物对话与作者的叙述相互交织，不用引号加以区别，有些地方甚至不用任何标点符号，大段文字没有句逗。这些难免会给习惯于传

统经典作品叙事脉络和表达方法的部分中国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困惑，也给翻译带来一定的难度，因为译者需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力，但又不能脱离原著的表现手段。作家为了表现人物的身份和修养，使用了一些俚语、俗语甚至骂人的粗话、脏话；小说中还出现一些近年流行的新词语。这样的词汇往往不被俄国或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标准语辞书所收录，中国现行的俄汉大辞典，即使像商务版《大俄汉辞典》和黑龙江人民版《俄汉详解大辞典》，虽然堪称目前收录词条最多的辞书，自然也不会收录。个别单词偶尔在上海译文版的《新俄汉俚语词典》和商务版的《俄汉新词词典》里能查到。这同样给译事带来一定的困难。幸赖在京俄国朋友尤里·宜刘新(Юрий Иляхин)的帮助，译者得以解决不少疑难，在此深表谢意。为了方便中国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译者在译文里加了一些脚注，用以交代有关的文化背景和小说里引及的人名或作品。在自己多年的翻译生涯里，翻译这样一部作品尚属首次，既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锻炼，尽管勉力为之，但是自问学养有限，悟性不足，谬误和未能尽如人意之处定然不免，敬祈同行及方家指教。

沈念驹于北京官书院小区寓所

2013年1月

目录

繁荣后面的另一种生活(译序) / 001

夜深时分 / 001



夜深时分

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对我说：

“请原谅我打扰您，可是妈妈去世后，这里……”她静默了一会，“妈妈去世后，这里留下了她的手稿。我曾经想，您也许会阅读它。她是个诗人。当然，我理解，您很忙。您事儿挺多的，是吗？我理解。这样的话，请原谅了。”

两星期后寄来了装在大信封袋里的手稿，一个尘封的小包，里面是许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页，学生练习本，甚至是有格子的电报纸。封面的标题是《桌边记事》。既无回信地址，也未署姓名。

他不知道，在别人家里做客，不可以迫不及待地冲到梳妆台前面，把什么东西都往手里抓，像小花瓶啦，瓷器的小人像啦，香水瓶啦什么的，尤其是装妇女饰品的小盒子。吃饭的时候不可以讨添。他这个忍饥挨饿的孩子，来到别人家里，在一处地板上发现了一辆偶尔滚到床底下的玩具汽车，以为是自己捡到的东西，高兴得不得了，将它紧紧抱在胸口，显出一副扬扬自得的样子，对女主人说，看他发现了什么宝贝，而且发现的地方竟然在床底下！这是我女友玛莎的外孙把她给他的礼物，一辆美国产玩具汽车滚到了床底下，忘在了那里。玛莎因

为慌张，滚也似的从厨房里冲了出来，她外孙丹尼斯卡^①和我的季莫奇卡正闹得不可开交。这套战后建造的良好公寓，我们是退职前临时来借住的；他们俩倒都已经从厨房里出来，吃得满嘴是油，正舔着嘴唇。玛莎为了我们只好回到那个厨房里，思量着给我们点儿无足轻重的什么。原来丹尼斯正从对方手里把汽车挖出来，而后者却用十根手指死死扎住可怜的玩具不放。其实丹尼斯的这些汽车简直可以办一个展览，能一行行排列起来。他才十岁，个子却已高得像瞭望塔了。我把季马^②和丹尼斯以及他的汽车分开，季莫奇卡满肚子不高兴，不过再也不会让我们进他们家了，玛莎在门上的猫眼里见到我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结果我带了哭得精疲力竭，在别人家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季马到浴室去洗脸！就因为季莫奇卡，他们不喜欢我们。我呢，摆出一副英国女王的样子，什么都谢绝，为什么要什么都谢绝呢，事情的缘起是一次就着面包干和糖喝茶的遭遇。我喝他们的茶只就着自己带来的面包，无奈地从小包里一点点揪着吃，因为我忍受不了在别人的餐桌边挨饿的痛苦，季马却拼命吃面包干，还问能不能加黄油（他们把奶油罐忘在桌上了）。“给你？”玛莎问道。我却傲慢地要让季莫菲伊吃个够：

① “丹尼斯卡”是正式名字“丹尼斯”的爱称。

② “季马”，是正式名字“季莫菲伊”的简称；“季莫奇卡”，以及以后将会出现的“季莫沙”、“季莫卡”、“季莫菲伊卡”，都是“季马”的昵称或小称。

是的，谢谢，给季莫奇卡抹得厚一点，季马，还要吗？我捕捉到站在门口的丹尼斯卡斜睨的目光，更不要说走到楼梯上抽烟的女婿弗拉基米尔和他的妻子奥克萨娜了，后者正好这时来到厨房，清楚地知道我的痛处，竟当着季马的面（她本人看上去有多漂亮），说：

“怎么样，安妮娅（这是指我）阿姨，阿廖娜常来看你们吗？季莫奇卡，你妈妈来看你吗？”

“你怎么啦，杜尼娅沙^①（这是她儿时的外号），难道我没有告诉你，阿廖娜病了，她得了乳腺炎。”

“乳腺炎???”听起来几乎是那样一种口气，似乎在问是什么人让她得了乳腺炎，谁的奶使她得了病？

我趁机又赶紧抓了几块优质奶油面包干，带季马走出厨房，去大房间看电视，咱们走吧走吧，很快要播《晚安》节目了，虽然至少还有半个小时。

但是她跟在我们后面，说可以向阿廖娜工作单位的领导反映，做母亲的竟撇下孩子不管，任他自生自灭。任他自生自灭，指的难道是我？真有趣。

“向她的什么工作单位领导反映，你怎么啦，奥克萨诺奇

① “杜尼娅沙”或下文将出现的“杜尼娅”都是俄罗斯女人名“阿芙多季娅”或“叶夫多尼亚”的小称。